

母者

她曾依此羞辱過一名她所以為的「至為殘酷的敵人」——
而那殘酷，究竟，非我所有。
我僅是，因慈心而乞討的另一人。
如撫幼子。

秋老虎的白牙啃嚙著草坪，泛出一片刺眼的白芒。我們踏入白光中，打算通過廣場。

這個廣場怕是流浪的吉普賽乞兒聚集的地點罷。起伏的胸線，花色的衣衫，寬蓬的長裙……瞬即，我們包圍於女乞的身軀所孵育的熱浪中；宛如墜入一個奇異的場景，千年不變！流浪的吉普賽人，帶著他們鬢曲的髮，深蜜色的膚脂，狂放而近乎野氣的眉眼……恍如烙著自身的約伯印記般，重複著千年一貫的流蕩、行乞，與放逐。

受了導遊再三的提示，與警告。一行人搖著手，如揮趕一群馬蠅般，頭也不回地，漠冷向前行進。而吉普賽女乞拖著髒汙的長裙，亦步亦趨的追趕著，胸前、腳畔追隨著踉蹌、襤褸的孩子，執拗的手仍向前攤開、延伸著，木叉般橫堵橫截，耙梳著一雙雙漠冷的視線。

宛若兩種意志力的對抗，與決戰……這一方的銅牆鐵壁究竟勝了！圍城漸漸褪散，被打敗的女乞紛紛退出戰陣，醬蜜色的身影一個個擦滅於炎陽中。

但是，勝利並不屬我！我是孤獨的圍城中至為冗長、銷耗的砂堡——那名大地之母一般魁巍壯碩的女乞，彷彿抱持某種更直觀、更堅實的信念，打從一開始即嚴嚴鎖定對象，緊仄追隨著，一步也不肯放鬆！並不相信我將當真拒絕施贈。

女乞一一消失。而她頑強地堅持著，拖著巨鐘一般厚重龐沉的軀體，一手攬著嬰兒，抱臥在胸前，一手斜伸出來，直挺挺地，堅持著最後的乞施。

我那不可抵抗的城砦

秋老虎炙烈曝曬。泛白的草坪愈展愈長，夢魘般失去疆界……我們在草坪上跋涉。兩個執拗，而孤獨的小點！我寂寂前行，靜如雲頁；而她，抱著孩子，大汗淋漓，如陣雷般，排闥奔趕。壅厚的軀體，在我身上，投下一圈圈黑翳的陰影。

日光燒得虎熾。太酷熱了！懷中的嬰兒再也頂受不住，放聲用力哭嚎。

視線驚跳一下，圍城徹底潰散。無法忍受下去了！我凝立下來，隊伍一時停息。

伸出手，我於是開始向周遭行乞；正如那名丐婦先前所作的一般——

山茨蕪居得太過悠長。平素一掛長衫濃翠中行走，是分毫不帶了。

帶了，也沒用。山色疊映山色、樹祇織連樹祇，浮拓成一片遼深的蕪碧。鳥翼般毗鄰的兩座社區，竟尋不見一庄小小的雜貨鋪。距離最近的商店，座落於半山腰上，來回也得走一個鐘頭的路程。

以致，每回下山，便一次採購齊備。且特別提醒著：要帶錢包哦！要帶錢包！

之於數字，一向寡淡，而生疏。因之，一旦出國行旅，即悉數交予結伴的友人統籌管理。

行旅、參訪的慣例素來如是：一貫如南傳僧侶般「手不捉錢」。自然，這回也由同行的 A 君保管、籌計。在俄羅斯遊歷了幾天，由於尚未動念買過一樣東西，也因而未曾真確凝視過幣面。

身上，竟是空蕩蕩，分文不掛。

虎熱的日光下，寂寂而走，並不由於較之於他人有著更高的鑿抗意志，而是覺知一己一文不名。初初，吉普賽女人行乞不久，望著她寬敞的衣領下奶抱的嬰孩，即意願施予了。早早已是降城。

偏過頭來向 A 探詢。

A 連連搖了兩次高闊的額角；朗率磊落的面容上無辜地寫著：真的沒有！沒有！沒有！

那麼，欲施贈，即得向其他旅者托鉢。

……然其餘隊友，皆太陌生，又都僅限於公務的往來。那竟令自己深深為難起來！呈現於眼底的，是一張張嚴恪紀律、服膺專業，因而冰冷防伺、固若金湯的城砦。

他們早已驍勇擊敗敵軍；而我，是其中危險的漏口。一道脆弱搖曳的防火線。

崩天裂地的嗥哭，剎那潰解危駭的防線。

是灼酷難耐罷。嬰兒仰直脖頸，摧枯拉朽地啼泣著，燠燥的身軀在母親懷抱中掙扎翻騰……

忍耐不下去了！厚著顏，伸著手，向四方代為行乞。

城砦太鞏固了！人們嚴恪著導遊的禁戒，瞄著我，如同瞄著一匹失蹄的害群之馬，一個個搖搖首、拍拍口袋，表示沒有！沒有什麼是可施贈的……誰也沒有零錢！——意思是，大家並不打算縱容如是「良善的無知」。

氣氛頓時尷尬凍結。不罷休！向前一名名持續乞討過去……看來不給錢當真無法停止我這乞丐般的行為。一名男子驀然自畢挺的西裝口袋掏出一枚硬幣，迅速置於我上仰的掌心。

如獲大赦地立即快步轉身，將硬幣放入那人手掌，唯願她與嬰孩皆不復再佇立炎灼之下！

一見到那枚硬幣，女人的面容恍如颶風撕扯的舢板，瞬即扭曲、顛簸著。她高高舉起拳頭，猛力揮舞、搥振，嘴上爆開一連串憤怒的咆哮與詈罵。即使完全聽不懂她的方言，也不難瞭解她所表達的，是怎樣一種惡毒的詛咒和尖銳的羞辱。

剎那了知，那是一枚小得不能再小的鑲幣。

她曾一路緊隨著我，一心認定，擁有這張容顏的主人必然有所施

贈——只要她堅持下去！然而，卻證明這張貌似仁慈的面容卻是至為陰險、邪惡，而殘酷的！最終，宛若嘲弄般，竟用一枚小得可憐的鎊幣羞辱她和她的嬰兒。

相較於他人的坦然拒絕，那副偽善的形容更顯得刻寡、歹毒而不可原諒！那人用一枚銅板徹底挫辱了她和嬰兒的尊嚴……而孩子仍然在胸口哭著，如許摧心拉肺……

失望、挫敗與羞辱，那才是這揮動的拳頭與瘋狂地哮吼的真正原因罷。她對惡毒的敵人，以牙還牙，報以最辛辣毒惡的詛咒，與恨辱。一匹受傷、啣恨的母獅……

靜靜凝視，看著那破碎、激狂的舢板，沉默接受了狂飈之怒。山茨中，滂沱的雷雨過後，總是這樣，漫山空翠，在劫後的清澄中，帶著一絲滌淨的透亮。

女人咆哮、謾罵過一陣，抱著嗷泣的孩子，憤憤轉身而去。

慈心之答

彷彿炎陽下的一場夢景。日光白茫茫地熔著草坪。

團員聚泊過來。「很難過吧？被罵成這樣……」冰堡消逝了，有人輕聲安慰道：「其實，丐亦有道。無論如何，都不該如此。真是太過分了！」

「那只是一個母親愛孩子的心罷了。」笑一笑，齊齊漫遊在草坪上，也輕輕回答：「倘我的母親抱著我，於大毒日頭下，跋涉了那麼一長串路，而我熬受不住，失聲慟哭……母親因為愛我，不忍我受苦，必也要這麼大發雷霆的！這僅是正常的母性。所有母親都如此。她只是不幸誤以為我殘忍——」

「母性？吉普賽女人根本沒有母性！她們一點也不愛孩子。」一旁有人義憤填膺地接口道：「義大利旅行時，我便曾親眼看過，一群乞討的吉普賽女人圍住一名團員，其中一個用力一拋，將懷中的孩子

拋給那人，叫那人不得不用雙手接著……其他人即乘空迅速洗劫囊袋，而後，逃之夭夭！」

「是嘛！鼠窩般生了一堆，成天遊手好閒，髒兮兮的打混，只是利用孩童作為行乞、犯罪、偷盜、打劫的工具。一旦你同情他們，掏出錢包，乞討立即化成搶劫——他們便整個搶去你的家當……」方才的經驗顯然十分鮮活，廣場頃刻充滿雄辯。

團友們同仇敵愾，宛如接龍般，形形色類的吉普賽經驗、論述、與印象，紛紛傾巢而出——自然，因是「打擊魔鬼」，論述危險地傾斜，滑移向負質的種族描述、種族偏見與歧視……

草色紺默。「由憎生愛」——心中浮現佛陀所曾析明的「愛」的四種模式：由愛生愛；由愛生憎；由憎生愛；由憎生憎。其中，「由憎生愛」，意思是，因為共同憤怒、厭惡、不滿於某一様人、事、物，於是，兩人便結成了親密的盟友、死黨、「同志」、朋友，或愛侶。佛陀認為，理解自身的「愛的源頭」、「愛的特質」——那建立的基點、形式與結構——為何？因何？如何而建立？將促使生命自種種無明的陷溺和負質的依存中，解縛出來。

看清楚一條毒蛇，且理解牠盤卷、打結的方式，即不致於釀成群蛇游動、互吐紅信的黑魅。

一己的毒蛇尚要捨去，況乎他者的蛇窟？

那事實，不涉及一整個族群，僅是一名母者之心。溫柔憶取的，也僅是彼我普同，此世，所有母者愛念孩子的慈心之咎。

她曾依此羞辱過一名她所以為的「至為殘酷的敵人」——而那殘酷，究竟，非我所有。

我僅是，因慈心而乞討的另一人。

如撫幼子。